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永樂臣二

楊士奇 楊溥 蹇義 黄淮

夏原吉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世宦族曾祖景行元翰林待制景行家居甚貧里中有官位庳下而資產充溢者有問曰公官高而貧某官庳而富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貧者咸富富者咸貴人服其長者士奇生而孤從其母改適羅性性爲德安同知伏臘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恠之問母得故因摶土做主書其三世先人

密祀空廨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時泣下性覘知大奇
之性坐累謫戍羅性字子理泰和人少孫力學受易
於韋乾宗武傳記精思言行嚴謹與
邑人楊阜鄧尚契合甚篤時號楊鄧洪武初中鄉貢
進士授德安府同知爲政以寬恕爲本而未藥撫厲
興岳州馬知府汚陽彭知府齊名應城縣吏仁盜官
參事覺性逮治之仁懼以他事誣告性於按察僉事
朱逢吉所時陶凱吳雲爲湖廣參政雖罰逢吉曰君
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賢守義三人可枉忠
賢辛白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東木染軍衣爲陳寧所
劾謫戍西安行橐枵虛怡然就役既至達官貴人咸
加敬禮諸生從學甚衆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在西安
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今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
生之半
士奇竟與母歸家益貧力學自奮遇有古書雖
殘編脫帙無不携取十五授徒里中踰年從遊甚衆
弱冠游章貢章守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

鏡一見相好子鏡爲人廉介而稍傷谿刻士奇常有規
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客江夏間建文初
以博學徵入翰林編修纂高帝實錄吏部被旨考第
第一奏除吳府審理副編纂如舊成祖即位士奇迎
附其秋始建文淵閣命學士七人專典機務士奇與
焉尋擢國史編修進侍講二年以侍講兼左春坊左
中允爲皇子官屬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如故車駕
北巡特命與蹇義輔導皇太子監國爲太子兩下獄
竟見宥歷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即位爲仁宗陞禮部
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踰月加少保尋陞少傅進

兼兵部尚書英宗初以總裁宣廟實録陞少師階光祿大夫勲柱國年八十以正統九年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士奇爲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薦進人才博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英宗初張太后同上聽政士奇與楊榮楊溥並見委任休養生民嚴覈百司公卿藩臬號稱得人論者謂其才量俱優王魏之儔也王振竊權楊榮已歿士奇與溥默默無所明君子以爲難退晚節子稷居鄉豪橫多不法事士奇不省正

統七年其縣民入奏所連引幾千人士奇自陳無狀上執稷下錦衣獄坐逮者三百餘輩都察院六科十三道連章劾士奇上曰士奇日夕左右焉知稷居鄉所爲命守官如故士奇憂恨臥第久之居二年賜書曰卿事我祖宗嘉謀嘉猷實惟簡在曁朕嗣統沃賛尤多比者疾逵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不忘夙夜書曰天壽平格知卿未艾也惟卿子不服家訓干國紀朕用祖宗法拘縶之卿尚勉圖康復副朕注望其年士奇卒稷亦死獄中召其次子穮爲尚寶司丞穮少豪放後折節向學能詩賦談論仕終太常寺少卿

士奇文法歐陽修韞麗夷

粹雖不逮之質而理婉而顯備有先正典刑當時號館閣體至校讐古書辨正舛誤稱博洽焉所記有三朝諭對其序曰太宗初翰林臣無過數十人詔吏部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臣首膺擢選內閣初建專簡七人典掌機務既立儲宮簡兼輔導車駕北巡簡輔監國而臣皆與仁宣繼體所以寵任終始如故臣祗事三聖三十有三年攀髯莫及負乘時愧今七十有八猶濫朝班誠孝昭皇后賓天祇送山陵供役彌旬每旦展敬三陵下追念舊恩五内摧痛昔歐陽文忠著奏事錄司馬文正著手錄其記當時君

臣問對之辭委曲詳盡所以昭一代明良契合之盛大臣君子往古皆然因記憶榻前所得玉音之詳輯而載之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惟懼不詳虛泯吾君盛美蓋首永樂次洪熙次宣德凡三卷今錄如左複出者不載

士奇進東宮講義上覽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堯舜禹湯文武莫不繇此以治臣對誠然上曰孟子稱堯舜非道不陳爾等尚引皇太子古誼廣東布政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遺於廷臣或得其䟽記檢閱上朝退點首召士奇至前

出示之曰曷遺爾對曰徐奇往爲都給事中雅游諸臣卽臣亦交奇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葢酬昔旣臣之見遺臣以病也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上曰然則曷遺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奇意爲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抑其所列不過嶺外土物而已無貲賄上取疏記焚之因曰爲臣當戒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頓首謝徐奇浦城人建文中爲戶科給事中封駁精審永樂一年爲廣東布政勤官廉介雅志愛人奏言公差員役皆令自給無以資趣事乞於所轄遞運所悉與應付有司率官者宜准律故官家屬應付給與行糧遞送還鄉以厚卹死者成祖皆從之

禮部尚書鄭賜乞老

冗不治侍郎趙羾聞之病悸周章上心輕賜賜卒上問翰林臣曰賜不病自盡耶士奇對曰病矣惶懼不敢就醫藥非在右順門外立而仆臣命其屬挖出之語未竟上曰賜故君子才不贍耳其撰文遣祭使工部與之棺皆退獨召士奇曰微汝吾幾疑賜

鄭賜既寧人舉洪武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天下初定法令嚴肅郡邑吏坐罪逮繫者多既解戍命賜就龍江編次其行伍時暑甚賜諭以上恩悉撤之脫其鉗械俾各就居止且一詣視有疾病羸弱者輒給米饘粥之皆感悅湖廣布政司奏缺官賜秩滿遂與簡討吳文並出為參議二人同德協力剗蘖去蠹清簡寬直最為知名丁內艱服除改北平布政司左參議成祖在藩服事甚謹被眷愛而構國者疑之謫置安東屯未幾召為工部尚書既令督軍務河南拒靖難師成祖即位李景隆言賜罪亞齊黃逮至上問吾何如待汝遂相背耶

賜曰亦盡臣職耳上笑釋之改爲刑部尚書韓禮部寵過日隆後稍褎病不任官沉爲趙王所間惶悸卒贈太子太師賜謚文安賜小心恭愼寬平廉直學士解縉嘗於上前稱其足爲君子焉楊士奇有送陳奠訓赴湖廣參議詩三十年前過郭此蕩垣矣鄭景知名

上巡北京命士奇草詔既奏稱善曰與諸尚書觀之士奇詔書有飲食供億一切自備不以煩民兵部尚書劉儁請更自曰有士奇欣然以儁語白上上顧曰從汝從汝明諭湖廣曰士奇能服善也上北征還問皇太子於士奇對曰孝敬上曰何如對曰宗廟之祭簠簋豆登莫不親閱它日祭患頭風醫請汗皇太子曰汗郎不可風郎不敢以祭或請攝皇太子曰豈上命我我使攝祭畢浹

不藥自瘥皇太子有所進御行事所一一關目繊識
遣之陛下北征眠食不下有勑使至乃開心上問輔
臣中爾獨正直寧不忤否對曰以臣之戇恒見容納
抑皇太子天質甚高有過未嘗不知知未嘗不悔改
他日能早不負陛下托者在以愛人存心上甚喜賜
酒饌上從容問士奇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
德上曰吾察東宮官獨汝與胡廣賢又曰聞汝與黃
淮遇事肯言然東宮時或不從對曰皇太子推誠待
下臣等言當宜無不納言未當亦自當斟酌上曰善
上召問隆平侯高煦反乎隆平侯語上未信車駕還

南問太孫太孫爲解他日獨問臣汝與蹇義宜知之
昨問義義固辭朕之不知慮有離閒今知矣政復何
恐對曰臣與蹇義同輔皇太子也寧知漢殿下抑漢
殿下始封雲南改封青州兩不肯行今知陛下且北
都乞守南京何意哉惟陛下熟察上默然起還宮亡
何處之樂安

右永樂

仁廟在東宮時學士王達講乾九四稱僣貳既退皇
太子曰稱僣貳易旨否士奇對曰宋儒胡瑗有之皇
太子曰爲我也它人舉此邪對曰善哉問也程子言

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
對皇太子悅皇太子閱眞德秀文章正宗而善之士
奇對曰德秀所著尚有大學衍義一書望殿下取觀
旣觀大喜分賜諸子曰治鑒也皇太子愛歐陽脩文
輙有生不同時之嘆命士奇及替善陳濟校讐曰廬
陵之君子也士奇鄉後進尤當以自勵贊善王汝玉
數爲皇太子稱說詩法他日皇太子顧士奇曰古人
主誰善詩者對曰詩言志也則有喜起南薰大風之
歌雪恥除兇之作秋風之辭下至隋煬陳後亦皆有
之然漢高帝唐太宗霸業耳漢武氣志已衰隋煬陳

後萬世戒也殿下可觀兩漢詔令非直文詞高簡亦
裨治道詩不足爲皇太子曰詩無過太祖何不足爲
對曰太祖聖學之大在尚書註諸書帝王自有所重
曰世儒何如對曰世儒爲之然品有高下終重於道
德皇太子卜筮不用世俗占法惟取揲蓍命士奇纂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
奏甚悅名曰周易直旨士奇曰文王周孔彖象十翼
之辭脩齊治平具焉臣請更爲殿下編輯既奏復大
悅名曰周易大義賜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
直旨金幼孜作春秋直旨至是皇太子命齋閣書殿

寢室各置三書皇太子聞士奇之居陋欲更諸爽塏者士奇辭既賜宅東華門外樓居十楹皆新繕治拜賜出問隣比故誰居曰衛卒五家曰今何向指其旁五家曰併於此矣士奇歎曰豈當以一人故令十家無居復入辭不聽對曰臣為宮臣所願殿下得四海心豈當以臣先失十家之心且臣而受宅必有繼臣倖求者是臣作俑也乃聽皇太子即位以歲正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請習儀用樂士奇曰大行皇帝未朞樂當設不作震議不合士奇入言不報與黃淮再請漏下十刻尚未報既乃得旨元年朝正罷特召士奇

淮曰汝昨忠心吾遂免悔自今毋以不從爲慮各賜
鈔千緡文幣一表裡是月命兼兵部尚書三俸俱支
士奇謝且辭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
汝獨二人謂朕何士奇叩首請辭尚書俸上曰汝勤
勞二十年一志不懈以祿相酬何固也對曰尚書月
俸六十石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猶慮過之上曰可
受折俸鈔對曰鈔與米異名耳時蹇義在傍曰請聽
其辭學士一俸士奇曰辭則從厚敢虛取名上曰朕
成汝志顧謂士奇廉居頃之上欲賜腴田二頃辭上
曰汝表裡一誠資朕良多朕所以不忘旣辭祿又辭

吾何困甚也對曰臣一介寒士逾涯越涘尚幸不使
滿溢庶不早塡溝壑上曰勿憂溝壑吾當送卿入地
乃許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眞能廉有言天下太平
者上意謂然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示之蹇三
人亦意謂然士奇進曰今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
之人尚猶艱食臣觀陛下之恩已被之天下矣必欲
人人得所更須休之數歲上笑曰吾不謂是也朕與
諸卿相與一誠匡輔望切去年各賜繩愆糾繆圖書
惟爾封進五章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盡得生民
盡安耶皆頓首謝上賜徐善述鄒濟王汝玉官而賜

之謚命禮部建墓祠歲四祭士奇進曰朝廷惟宗廟四祭社稷孔子春秋而已濟等雖事陛下東宮抑先儒有言周公之功臣子宜為上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念舊勞而不覺也命兩祭

右洪煕

宣德二年上將赦交阯命舉使臣蹇義薦伏伯安士奇私謂夏原吉曰伯安小人也公入力言旣入上顧問伯安何如夏對不可問蹇蹇對曰辯有口臣士奇曰伯安行穢學寡遂不用數日士奇獨對上曰朕乃知伏伯安貪淫人也蹇何故薦之對曰重其口然臣

以爲言不忠信蠻貊不可行也上曰衆何不言蹇邪對曰蹇無私焉上曰蹇無尤邪對曰蹇雅和厚況在國事而敢偏執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繼今勿憚違衆伏伯安歸德人洪武中進士起家永壽知縣永樂中累工部右侍郎坐事降營繕主事十六年有薦其才者復工部右侍郎十八年以不飭劉禁都城者五年降爲荊門知州上微行至臣家臣大驚走出迎上已立月庭中臣俯伏言陛下奈何自輕昏塵中上曰思與卿語遂屏左右語畢顧曰此居且敝當爲新之臣叩頭辭曰惟願陛下萬萬從此慎微行而已明月入朝不謝上密遣問曰至卿家不謝何也對曰陛下夜行臣心尚悸敢廷謝數日又遣

問曰天下平靜一微行耳何慮之深也對曰陛下郎
子惠元元豈無不獲一夫萬一有冤人怨卒窺伺玉
趾之淸塵胡以備之臣誠萬死爲陛下過計旬餘有
二盜被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持弓矢伏莽錦
衣獲之二盜誅上立賜士奇白金文綺旦入謝上曰
愛朕無過汝

右宣德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鄉試時爲胡儼所知薦第一舉
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侍太子東宮陞
司經局洗馬兼編修太子觀漢史嘆張釋之之賢溥

對釋之誠賢然非漢主亦不得行其志因采編漢文帝事類上太子太子大悅太宗北征還太子宮僚坐慢迎溥與黃淮金問相繼徵下獄一時同獄者復有芮善王偁及工部侍郎陳壽幽滯十年家人供食不繼數至糧絶溥勵學不懈同獄者曰困若此上命旦夕叵測何空自苦爲溥曰吾奉朝聞矣金問吳縣人受易於俞貞木永樂二年被薦爲司經局正字十二年官僚多得罪問與黃淮楊溥坐繫者十年各持經講論洪熙初得釋授翰林脩撰備顧問論時政悉見獎納正統中以南禮部右侍郎卒官問文章雅健善書律星曆之學　王偁蒲圻人少有大志長肆學問登永樂甲辰進士授江寧令剸治繁錯政聲茂著上召問錢穀出人偁面對不爽既預脩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允與溥侍東宮以讃下獄拘幽思玄誦讀不輟仁宗即

位釋謫臣悉還以毋艱去宣德初起復補廣西僉事正統臣年轉廣東左參議　陳壽隨州人洪武中鄉舉授戶部主事永樂中累工部左侍郎爲人小心慎密眷理營造善撫軍匠九年坐累下獄李仁宗即位念舊忠勤贈工部尚書諡敏肅官其子瑞中書舍人累官工部右侍郎

仁宗即位釋出復其官旋陞翰林院學士上建弘文閣擇翰林侍講王璡聘處士陳繼爲博士命溥主之作弘文閣印授溥使封識奏事宣德元年進太常寺卿兼學士入內閣四年以母喪去位未幾奪情起服不與機務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命復入閣是時昭皇后臨朝一日御便殿昭皇后北坐上西面傍立后召溥與士奇榮及英國公輔禮部尚書濙面諭

曰卿等老成嗣君冲幼弁力同心共安宗社復召溥
前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
溥伏地流涕皇后亦流左右皆悲愴后還顧上曰此
五臣者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共計又
一日太監王振議事東閣下諸公未言振先可否其
間溥憤懣歸舍三日不出太后聞而鞭振押赴謝罪
其敬重之如此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吏
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舍已從人略無吝辭與士
奇榮同心輔政稱東西南三楊西楊玉質金相通達

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而溥安貞履節醲醴調羹稱曰南楊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定溥爲相急於薦賢觀人以其所忽瑞昌令劉仁宅者與高安令入覲二人皆溥邑子溥使僕省候僕還曰高安令楚楚稱官也瑞昌令藁席布被尾盆煤炭窮人耳溥即薦仁宅爲御史天台范理爲江陵令溥當閣時其子從石首來備述所過州縣殷勤獨理不爲禮溥即薦爲德安太守理被薦時始仕江陵八月耳其後累被溥薦至布政使或勸往謝理竟不謝溥卒理祭而哭之哀范理[illegible]州人[illegible]

敏悟端凝佁學一吚輙能記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簇塗小生辟往觀理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長爲縣學生博學工文辭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擢庚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名諭進士至齊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眞才論理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錠尋授亨令之還拜知江陵縣作誘文諭民聚至明晝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用楊溥與馬愉薦知德安府在江陵凡八閱月耳民遮阻不克則奔餞千里號哭以而迈理居官清愼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惠利爲上以最超遷福建布政使丁內艱服闋起貴州布政使其去貴州也民阻餞比江陵尤甚仕至吏部侍郎所著有讀史備忘天台要略詩經集解德安府誌丹台稿藏于家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瑢其祖幼孤出鞠外舅李蒙其姓既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姓蹇而籍猶故姓一日聞母喪入奏因請改籍高帝曰豈蹇叔後耶吾兼

爲爾名因御書義賜之子楮幣使傳以歸服闋仍前
職滿考當調帝稱義篤實命終九載義數在左右機
密文字悉付義建文即位以義爲高帝所知超遷吏
部右侍郎成祖入都義出迎轉左尋陞吏部尚書成
祖惡建文更改高帝制度一切反之義從容言損益
隨時亦有改無害者間舉數事陳其顛末上從之有
譖義心未忘建文君上不聽仁宗立爲太子命兼太
子詹事間奉上旨轉說太子前委曲得肯綮車駕北
巡命輔監國兼署禮部以父喪歸奪情起服十九年
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與給事中馬

俊巡應天諸郡念國家多事之後文法從寬考察群
吏黜太甚而已而兵民利病纖悉具奏上北征還怒
皇太子官屬慢迎悉逮治中途特宥義仁宗即位與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等參預朝政進少保兼
吏部尚書歷進少師賜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他日上追念在東宮時被構泫然涕下別製印賜義
勅曰曩朕監國政務方殷籌中惟難卿以舊臣侍朕
春宮勞心焦思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
統不懈益恭二十餘年險夷一節朕念不忘茲以已
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藏家俾爾子孫知所致

顯良爲不易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于艱保卿子孫
於戲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維茂永終是圖欽哉
賜順義縣田三頃命與張輔夏原吉監脩太宗實錄
宣宗即位屬與楊士奇等議政如初繼命監脩仁宗
實錄亡何以春秋高輟其部事論道如古三公繼賜
銀章褒美厥文曰忠厚寬弘賜第文明門内八年義
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
廄馬一四年七十三以英宗初即位之年卒疾醫來
漬甚使問所言對曰陛下初服義獨寡祐區區犬馬
望聖明敬守舊章而已勅賜喪葬祭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謚忠定官其子英尚寶司丞復其家義通熟典故練達政體雖在塡委分處豁如顧中心沉厚在上前不敢決斷若遲頓其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于議法終亦槪諸理歷事六朝凡五十年無一日顚躋之憂言上前出未嘗道世疑其無所建明而天下有陰受其利者矣有孫廷歷官僉事剛方清儉吏民懷畏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在宋名袞者仕御史簡法歷世皆有文學之官父性恐汙方國珍隱跡不見淮自幼負經世志中洪武中進士除中書舍人成祖卽位名

對稱旨命入翰林與解縉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時
就寢則賜坐榻前巳命居內閣專掌制勅而胡廣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胡儼其進乃在淮後尋陞編修繼
陞侍讀上之立仁宗爲太子淮有力焉太子既立命
爲左春坊左庶子居二年陞右春坊大學士皆兼侍
讀如故久之復兼輔導皇太孫上廵北京命與蹇義
金忠楊士奇輔居守十一年上再廵北京淮輔居守
如故是時漢庶人潛謀奪嫡流言監國罪過上坐不
悦諸太子官屬其明年以表迎出闕不遠得罪坐繫
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仁宗嗣位出

之遷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丁內艱
乞守制不許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三俸兼
支賜勑褒嘉封其二代仁宗崩皇太子在南淮與榮
士奇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宗即位親征漢庶人留佐
鄭襄二王監國如故淮直諒多才知無不言然時好
詆短同列而或爲同列所詆他日侍邇未至上問榮
榮對淮病瘵所以遲因言瘵能染人上不名久之時
淮父年八十餘因告病侍父賜楮鏹二萬父沒遣官
賜祭塟以一品禮既襄事入謝上寵留累月賜遊西
苑使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十一人陪命其子從侍

登萬歲山乘肩輿下宴山趾翌日獻詩謝上大喜比
辭宴餞太液池御製詩送之宣宗皇帝詩天香早折
傳桂長筆花五彩鳳氣
池蓬萊之山直垒壁延侍九重大咫尺永樂聖人臨
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諫猷
共聚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
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
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
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極清冷涵
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鸂鶒弄清波紫霧紅雲
拂瑤島芳殺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
義士所重心雖庭闕身江湖鴈蕩峯高高不極中有
對公舊游跡禾芝斸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
給路費賜織金紗衣一襲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
入覲因留爲會試考官又明年上崩英宗嗣位准入
潮進香亦留月餘官其子釆爲中書舍人准家居二

十餘年年八十三卒謚文簡賜九祭賻塟如故事初
永樂中虜阿魯台納欵請得收部女直吐蕃諸夷朝
廷鑄金書誓諸夷酋磨金而飲之上問淮淮曰此奸
也胡虜各自為心則分而易制若使為一其力合矣
上顧侍臣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皆在平
地耳上賜西域大寶法王玉印出璞示淮璞巨淮曰
朝廷賜諸番制勅用廣運勅命二璽今璞視二璽巨
無見法王尊朝廷乎上甚嘉之其奏對如此

夏原吉字維喆其先浙人再徙德興祖希政為元湖
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授湘

陰教諭遂爲湘陰人原吉少孤力學被選邑庠生國初法嚴人不樂仕原吉母泣爲請免教諭史九韶曰若子沉深有公輔器寧知非母榮耶領鄉薦升國子生入禁廡書誥勅太祖喜其書端賜之襲衣他日使察諸生書獨原吉勤既滿當署戶部主事特命實授尚書郁新謂原吉能命諸郎有事往質有劉郎中者獨不質原吉被新屢譏讓歲正新使書算生計錢數摘糾其怠事者上赦不治新再三請上怒曰是誰教汝要勤耶新免冠謝旦率諸郎大謝劉郎中出[illegible]曰陛下明見郁尚書果人教之上問新誰也對曰堂後

書筭生臣死罪過聽上意解第下諸書筭生獄
郎中復奏曰向教郁尚書者非書筭生王事夏
也上曰聞原吉部事多集甚有匿於尚書汝胡陷之
郎中及書筭生皆棄市郁新字敦本吳人從其祖父用富人遷鳳陽以布衣名見上異其貌命爲度支主事掌內帑賜予未幾陞北平郎中久之超授戶部右侍郎上顧問天下戶口漕運地理險易計數日昕應機響答人謂劉晏以下不論也乃每事咨度未嘗以精敏自多及考滿上嘉美新總爲尚書新事務寬大綜理微密而家饒資財慷慨急義禮儒生喜交游母喪歸葬賓客至者數鄉新掌戶部十有三年永樂三年卒于官上遣官致祭命工部具祀輟朝一日贈翰林學士解縉等歎息稱其才
久之用舍舉陞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充採訪使巡福
建脩元達魯花赤迭里彌實之墓於漳祀王伯顏與

其子相子婦於福寧以表忠孝頃徙蘄成祖即位有執以見者上釋之以爲左侍郎旋進尚書平江伯陳瑄曰建文臣也上曰此皇考臣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原吉議多從厚曰不可使難繼以困民明年嘉定縣民程言東吳水不治爲民患使原吉行治之頃之使僉都御史俞士吉賫賜水利集俾講求治法原吉訪吳人趙發同梁時者得水所繇行治水布衣徒步盛暑不蓋治既成奏蠲粟三十餘萬以賑貧民姚廣孝言上曰夏原吉古遺愛也俞士吉象山人洪武末舉人授兗州府學訓導陳十事切中時政擢監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廣[illegible]理冤苦政績尤著永樂初陞右僉都御史奉詔往[illegible]

餉鮮日本還奏稱旨浙西水災命偕原吉往督農政奏蠲糧六十萬石復出粟賑民尋出知襄陽府秩滿歷山東左參政洪熙元年進詹事府詹事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上使郁新治內原吉治外新沒名原吉全付之原吉治部繼明上問天下錢穀之數具對不失升勺其時內難方靖用度廣大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加設有司名集天下儒生編集大典遣二十五將軍下交阯使中使通西南諸番遷都北京營建宮殿皆原吉主計上使原吉護視北建材木役使數萬常寬郵事以大集車駕北幸命扈從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七年上征虜使皇太孫居守以原吉輔命兼

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原吉旦入朝佐叅決退郎官御史抱案盈廷口手應判北奏行在南啓東宮雖在草創犂然就理上還極其奬歎賜鈔幣羊酒鞍馬諭群臣曰夏原吉今周公也其冬扈駕還南京掌户部如故尋命從皇太孫閱武于郊皇太孫周行鄉落諮諏疾苦原吉至一村取虀黍進嘗一人犯駕皇太孫欲罪之原吉曰上命所至毋擾又二年九載奏績賜宴便殿追贈祖考如官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遂命與姚廣孝同脩高廟實錄十一年扈駕巡

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嘗後十四年從皇太孫南還所至陳說山川險易民情風俗之美惡皇太孫稱先生而不名十五年再從北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名太子太孫于南既致命先馳奏上還命往迎曰今東宮道毋亟原吉白太子道中太子馳至上怪之對曰東宮語臣陛下愛我我不敢徐臣仰見陛下慈注之深故東宮孝思倍切也上悅原吉雖居戶部實兼凡卿事上名議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原吉在上前言歸仁厚人人謂原吉長者十九年元夕放燈原吉奉母往觀上聞之曉宴燈山徹御宴賜原吉母原吉帥至

召見賜酒饌其歸也遣送之使者還言其舟中僅
有麥二石上語原吉曰聞卿負行槖甚空何不語朕
因賜異布數疋頃之三殿災言者皆言遷都不便主
事蕭儀尤峻上怒誅儀科道官因劾奏諸大臣爲上
謀遷都謬上使廷辯諸大臣皆啐罵科道官原吉獨
受過上悅或尤原吉上前背約原吉曰不然吾輩事
上久言雖失幸上憐若傷言官所損多矣交阯平上
問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以金帛一時之賚陞必
祿俸無窮之費也上曰善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
之原吉曰遠夷慕化宜示之君臣之禮上曰爾效韓

愬耶他日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
序諸侯之上況夷狄乎長揖而已上笑曰卿過楊勉
之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俘至三千餘人上以屬
原吉與都御史李慶悉出其脇從者衆遮呼夏公生
我原吉叱曰上恩也上疑長沙之人有通谷庶人及
原吉復以百口保長沙人最後上議親征虜原吉約
尚書方賓吳中人諫上忽巳先名問賓中皆言餉僅
贍將士恐不足給大軍問原吉對如之上謂邊廪空
不懌即命料糧于開平巳命中書御史按之則足十
年餘不啻上大怒籍原吉家命錦衣使者立名之與

爲限使者至原吉正開敖曰姑罪此庶不至侵耗及至稽限半日使者以原吉言聞上上問征虜得失原吉對千餘言如初上繫原吉内官監所籍得布衣瓦器而已皇太孫屢爲請上使覘焉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上在榆木川曰原吉語未了若謂愛朕者計至皇太子臨繫召之時繫嚴原吉不知及趨出皇太子立中廷泣上崩原吉伏地痛哭太子命原吉出原吉曰臣先帝罪人太子曰出還宮賜御厨饌咨詔條事宜原吉請暫還南京以蘇輓運扈從之費罷西洋寶船雲南交阯採辦

金寶顏料所在閘辦金銀課程及賑饑寬貸省便賦
役太子即位復官進少保賜冠帶衣服被褥帷帳咸
具原吉頌繫時有母喪至是乞終制不許命兵部護
塟賜米十石鈔萬貫胡椒百斤上朝命與楊士奇蹇
義等立近御座退朝或隨至便殿議政原吉擬旨多
云某部知道而已或問故原吉曰予奪非臣下敢專
付六部取上裁則事分而權一至今朝旨皆沿之上
立太子進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追封曾
祖祖考如其官使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賜
繩愆糾謬銀圖書曰皇考賓天時曰卿忠愛卿以識

奏用臣朕失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觔
頃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象牙印押上故馳西山
樵禁而薪者太甚上怒命論斬原吉言律坐不應而
已上曰予過矣賜田五頃建兩京甲第以旌之上崩
時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
命原吉佐襄王監國篤至太子怪其不逆入見太后
方知所以名慰曰卿輔朕有年朕倚特重卿當事朕
如皇祖加賜寶帶表裡原吉與蹇三楊同心輔政宣
宗眷顧優禮並如仁宗時至命坐賜茶休應復論或
時獨召密問出袖中小帖諮付是時蹇義簡重善謀

楊榮明達有爲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榮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士奇事涉民社則出原吉可否相資中外泰寧遺事曰當日大臣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府以蹇夏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而公兼有文學之譽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入議免冠謝上曰漢以卿爲名耳原吉遂與蹇楊勸親征庶人擒賜三闍掖朝參固辭曰臣非勳臣上曰卿爲我謀非勳而何交阯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來請降廷議欲勿許原吉請許之其冬皇太子生與蹇義奏對便殿留侍宴令盡醻原吉先醉上手義三觥察

原吉有欲言之色就問之以建儲請其明年春以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範金銀印八其一曰含弘貞靖加翠罏銀甕玉笏玉帶與二三臣從游西苑隸問衮而髯萬歲耶上後顧原吉惶恐前謝上曰樸隸也賜之鈔已遊太液上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上射兔京啖之手玉觥曰卿啓沃良多老矣可無歡又曰苑中多奇石二三臣欲否恣取之其秋扈駕巡邊賜寶刀上嘗原吉槖糗笑曰何糲甚對曰臣食此足矣士尚多餒上賜原吉上供遂加犒士還京與義士奇榮並輟部務如古師保專論道未幾護駕閱武郊外至兔

見山諸將有不虞者上怒褫其衣原吉言天寒甚恐
死上不應起入帳原吉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
陛下憐臣獨不念諸將上笑釋之上張燈宴群臣悅
其指原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
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格曰與卿調旨原吉生日上
手繪壽星圖賜詩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又賜手繪秋香梅
竹文筲非熊春霽魚游春水諸圖服食器用銀幣無
虛日嘗賜尚方翠甌一既笑卿夫人無競乎加一焉
上製小玉冠二分一賜之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
體也五年春以監脩太宗仁宗二廟實錄成賜宴旦

入謝暮歸卒上輟朝流涕左右感動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賻鈔萬緡勅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尚寶司丞復其家朝臣無大小皆吊祭衛卒巷哭歎息泣下遺事曰原吉受知聖祖更事列聖四十餘年介不絕物通不狥俗從容片語拯顛危下當寧奮擊之下其所條議擬當時不以爲奇後遵而用之足以立一代之治體又曰原吉膺寵愈優心愈小下輙遜色者有不懌者其妻問之曰吾欲進諫適思所以悟上者未獲也又嘗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妻復問之曰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原吉寬弘博厚振貧援躓薦人於上不使其人知有奏草輙焚之每歎人才難得一加譴責行自沮矣仁宗時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於矯激仁宗不悅時大臣如劉震劉觀虞謙吳

廷用交口傾謙雖蹇義亦同附和惟原吉及李慶不語既仁宗悟降勑自咎且勉諭謙責廷臣之傾謙者蹇義乃大媿於原吉慶兩人呂震嘗言原吉柔奸及其爲子乞官上問原吉原吉言震靖難時有守城功乎江伯陳瑄初在上旁問原吉原吉爲總漕運兩人心亦服焉一時卿大夫言雅量推原吉第一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某幼時有怒始恐于色中忍于心久之無矣又曰處有事如無處大事如小瑄尚寶少卿終官豪宕駿發善屬文數言兵事孫崇文舉進士孝宗朝爲南京吏部主事李文祥被謫崇文疏救之亦數言事每傳以家庭舊聞祖宗成憲右通政終官

至正統中上書言今日所憂者不專在虜而在吾民臣觀四方多事軍旅數興賦役加繁轉輸益急水旱蝗蟲災害並至扶老攜幼就食他鄉塡死溝壑莫知其數幸而存者北爲虜寇之虜南被苗賊之患盜賊滋多中土騷然臣恐有意外不測之變願陛下慰元元之心紓倒懸之急令大臣速議善安之術勞來之方開義倉以賑貧難罷不急以甦民力任循良黜貪殘使民志有定變故不生至如湖廣貴州苗賊原非一種率糾合羣醜共來爲亂其倡始也因頻歲征戍雲南往來供役不勝苦又因生熟苗至爭田土有司受其賄賂判與不公亦因邊將有司剝削侵凌又有逃亡軍民客商人等漏我虛實助其爲害今兵數失利欲援則兵食不充不援則邊圉日急臣以爲蠻夷之人不毛之邦非如福建廣東土沃民庶尺寸不可棄也是以唐虞之世亦不從化馬援征之卒無成功惟陛下覽漢武輪臺之詔覽捐之珠崖之議則苗之不足校也審矣臣請凡邊吉無遠之地非要害者稍賜其酋長免其賦役如洪武故事立其衆所信服者爲宣慰等官以統之庶患既息邊境可安苟無南顧之憂則可專力中原控制北虜矣

郎曰管仲晏子不死其君仲尼無譏焉孟子不願管晏然而不罪湯武也明興二百餘年三楊胡解蹇夏之勞能爛然於紀載矣君子猶有不死其君之譏浮沉居位又有不免訾者尋考三楊若胡舉在建文之朝且士奇以處士徵胡廣以及第擢若蹇義夏原吉解縉則皆太祖之臣靖難師入原吉居斷縉方謫還自小吏惟義列於六卿爾太祖不為君用之刑在前矣士有抗志山林臥病不出者誅戮其身家故有自斬趾免者有斷指免者佯狂免者覺則未有不死也不則當若周是脩矣孔子不云乎柴也其來由也其

死若夫成祖以英武臨之於上仁宗父子危疑之間
漢庶人鷙䲸而從其後自非周詳愼密曷能保位而
終所志乎易曰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苟
錯諸地而可藉之用茅愼之至也葢予觀楊士奇出
处稍緩夏原吉一語婉諫繫獄隨之解縉廣詞直論
其身之不免諸臣所處難以論浮沉矣難以論浮沉
矣

胡 濙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時母夢
一僧持花遺之生數日有僧來看見即笑僧曰此吾

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誌舉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中徙户科建文帝出亡有蹤跡群臣從者甚衆成祖大疑之濙素好方士神仙之術成祖遣濙行天下以訪張邋遢爲名而實使察人情向背時御製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使并持教民閒濙窮鄉下邑輒跡並到而在湖湘最久數遇建文帝不窘之還朝丁内艱乞終制不允以爲禮部右侍郎使巡江浙諸州上命諸閹胡濙至無早暮必入之濙自均襄還會東駕征虜駐蹕宣府馳入謁日方暮上已卧聞其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馳驅

良苦賜坐與語四鼓乃出上大釋然建文帝之得終老皆澇力也仁宗監國數爲高煦所間上復令澇往南京察監國之所爲澇早晩隨朝仁宗辭不敢也盖將從朝班中察監國之行事一日趨朝有勲臣譁班列侍衛撾之且口奏仁宗不問既退召侍衛官賞之鈔於是羣臣皆言殿下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寛其罪而媿其心此是最明斷澇錄聞并密疏仁宗孝敬七事上覽大悅仁宗即位聞澇有密疏疑之出爲南京祭酒既得疏乃大喜方大用澇而上崩宣宗初復禮部右侍郎如故尋進禮部尚書賜銀章四生

日宴其第六年命兼行戸部事聖節賜御製詩一章
及蹇義楊士奇榮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翼贊功
因賜宴盡醉罷數問溥卿有何言得章奏輙施行景
泰中給事中林聰劾王文文銜之因事欲殺聰溥奮
衣出不預議歸卧病不朝者數日上使太監興安問
疾溥對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諫官使老臣至
今病悸也英宗復辟乞謝事辭師傅二職許之卒年
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溥平易寛和自奉澹薄平居
無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嘗出班承
旨帶解落地徐繫之叩頭退彭時狀元及第謝恩後

御史奏嘗令錦衣衛拿濮從容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尋二事人謂從容得體英廟居南宮每聖誕令節屢請群臣問起居言雖不行時論韙之

宋晟　顧成　何福　張輔

宋晟字景暘父朝用兄國用國興朝用起田間從高帝渡江有功授天寧翼元帥高帝與陳埜先戰南臺而國興赳死其軍國用得襲國興官久之朝用老晟襲父職爲元帥晟爲人慈祥闊大臨陣不妄殺人從克徽寧江西福建關陜皆有功以都指揮使三鎮凉州虜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其降者處之善地耕牧自

使洪武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賜鈔文綺贈其三代以其官鎮凉州如故二十三年以爲總兵官征虜哈密誅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二十五年誅擒罕東西番叛寇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二十七年以中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征虜戰遼東腦溫江獲其衆千餘明年討廣西恲懞諸寨賊又明年剿平五開龍里蠻寇十三洞擒獲男婦二千五百七十人建文元年以晟久居凉州威信素著使以總兵官鎮河西成祖卽位陞後府左都督明年授平

羌將軍充總兵官鎮甘肅如故居頃之御史有言晟
專者成祖勅賜曰朕閫外任卿事有便宜先行後聞
朕素知卿勿用介意三年虜日益聚近邊晟諭以朝
廷德意降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部衆五千
餘人馬駝萬六千餘匹斷匈奴右臂逼回紇於西陲
事聞成祖大喜賜把都等姓名授都督等官有差居
之京州給與牛羊孳牧其隨從之人戶給牛羊衣布
鈔錠命晟加意撫綏俾其寧居中選勇壯數百餘以
官軍三倍偵邏塞外非但耀武亦以招徠他虜使使
持節即軍中封晟西寧侯成祖歎曰晟雖老矣不懈

于政綏遠恤士得爲將體令守邊將皆晟朕復何憂
因賜第一區田　池塘四十頃爲世業亡何卒初晟
長子瑄拒靖難兵死靈璧成祖惡之奪其世侯召其
次子琥瑛二人皆任使琥尚安成三公主瑛尚咸寧
四公主時號宋氏大小駙馬晟醉琥瑛侍晟撫之曰
吾家受恩厚矣父腰金子腰玉二主入宮聞以聞上
笑曰彼亦欲玉也晟沒成祖使琥佩征虜前將軍充
總兵官鎮甘肅而諭之曰昔爾父作鎮撫輯有方爾
踵父行則予嘉爾又勑曰昔中山王北京十餘年未
嘗輕遣一人出塞爾當法之仁宗居守時琥通漢庶

人而咸寧公主友篤數以財濟仁宗之仁宗卽位奪琥侯與瑛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寧公主令其兄弟不得往來正統中瑛禦虜沒

顧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操舟江淮間遂居江都爲諸賈紀綱諸顧膂力拳勇號拳棒顧成於諸顧中尤武爲人矜䘏孱孤遇横人必挫辱困服之乃已自文軀體曰入水以禦龍罔象元末客遊燕盜入舟衆皆恐成挺身奪鬪盜披靡走事張士誠去之來歸太祖選爲帳下常執繖蓋侍出入中山王攻鎭江偕十一人者轉鬪入城城中人莫之敢攖衆則大集共

繫之十一人皆見殺成絕繫躍什其持刀者滚入水
亂流以[illegible]眾曰鎮江城中人皆庸夫可取也遂
先登克之青軍攏揚州成母在揚請往說之既置酒
賊將將害成成覺微服將母亡已從攻常宣還克江
陰授百戶從寧河王克通從開平王克襄陽從行間
征戰定吳取楚屢有功歷陞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
衛洪武元年扈從陳州舟膠負之行太祖壯之即日
陞堅城衛指揮僉事從臨江侯西取蜀道遇敵手擊
殺百餘人進攻羅江生擒其僞元帥及其下二十餘
人遂入漢州奮進追北以入成都蜀平調成都後衛

總師守之擒妖賊王玄保等旂重慶太祖名其省曰
四川隷以貴州歸附諸蠻以成爲貴州衛指揮僉事
是爲洪武八年其明年先後討平瓮傍洛邦洛河剌
掌黃絲谷囲諸山寨叛蠻俘斬甚衆其他負固僻遠
服叛不常連歲平定之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諸蠻慴
服請納歲賦蠻人呼成爲顧老虎以止兒啼十四年
以步騎先鋒從潁川侯征雲南首克普定潁川侯使
守之爲留後成部分將士樹柵保障其明年出兵克
西堡斬首八百俘百餘人西堡蠻萬五千人來圍諸
將欲戰成曰我寡有頃賊來攀柵成介而馳出北門

率戰士奮進手殺賊數十騎諸將鼓出東西門戰郄之賊尚闔柵南成取所生擒十八人斬其十七縱一人歸曰夜二鼓盡殺爾矣及二鼓舉銅角發銃炮賊閧皆狼狽奔潰甲兵無數名城北嶺曰歡喜嶺時有中使在軍中以成殺賊狀入奏特賜襲衣金帶陞世襲指揮使悉平普定所隸諸蠻十七年平阿黑螺螄等十餘寨降尾灑蠻酋乃馬之衆西堡蠻復貳討平之二十一年討平乖西扒古里谷勞金剛等寨擒誅關索嶺首賊葛蓬及叛酋阿東等土官阿宗者來攻普定時官軍精銳悉駐東川賊勢張甚成率餘衆及

土兵乘暑瘴深入據隘口屢敗之未幾蠻黨殺阿宗降成奏立普定爲衛屬民以兵析三州六長官司分治之大布恩信諸夷讋服二十五年入朝賜文幣二十有副鈔二千貫白金四百兩宴會同館陞鎭國將軍貴州都指揮使同知成還至首征康佐叛蠻破阿老諸寨嶠二十七年平都勻豐寧西梁瓦材等寇斬首萬四千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二十九年陞驃騎將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是歲命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寇斬其酋敬德餘寇悉降三十年五開蠻反出搗臻部六峒進剿

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頭大小坪等生苗蛶蝌米毫
滂溪舟溪萬潮等寇皆破之三十一年普定西堡及
貴州谷勞金剛龍里石畨羡唐諸夷復叛誅其叛首
撫其餘衆建文初名還以右都督從長興侯戰真定
兵敗被執燕王喜解其縛曰爾先朝舊人皇考之靈
殆以授我因與語與師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遣至北
平輔世子居守時燕王所倚獨姚廣孝廣孝不習兵
與成議多不合世子輙從成諸臣曰顧成南俘成亦
自遠時賜甲冑刀劍弓矢亦不敢受專輔居守而已
世子卒用成計郤走南軍燕王即位封鎮遠侯鎮貴

州如故蠻夷聞至歡趨出拜叛者皆歸成上書言頃者至鎮方隅粗安莫效微勞當今四方邊徼蠻賊閒發東南海道倭寇時出沒然臣皆以爲不足深慮足慮者北虜遺孽然未可勤兵宜遣人賞賚招諭高垣深塹屯田儲積持兵養馬預爲必勝至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則朝廷大事臣願効一言上褒嘉之曰卿祇事皇考從朕艱難忠而自信勇而善謀協成匡濟勞績居多命鎮舊邦用佚高年乃心不忘嘉言來獻良用嘉悅特遣人賜卿鈔千錠文綺四疋羅絲絹各倍用答惓惓頃復賜銀幣而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漢家

洽和近也成言臣合朕心是以特獎頃言邊務上復
勞之六年車駕將北巡命太子監國上念成前奏名
使輔導賜勅曰卿年高遠外朕念不忘可即還京少
佚勞勤樹朕廷佇既入見撫勞再四成頓首言皇太
子孝友仁明足任付託左右文武臣皆非臣所及臣
所治蠻夷今雖帖服少競爭即搆兵亂臣不敢决去
留惟陛下之所處上嗟嘆良久賜鈔四萬貫白金貳
百兩綵幣三十六有副還貴州如故時漢庶人方萌
奪嫡成既陛辭退辭於皇太子曰殿下事君父恤兵
民素行有誠爲事有天當容小人於度外赴召時播

貴二州蠻作亂既歸遣子勇剿平之時思州思南二宣慰相攻不已勑召不來更闖內庭欲為變勑成以兵五萬壓境宄黨叛亂其首惡田琛黃禧皆就擒其明年琛妻冉氏復鼓諸蠻衆臺羅等為亂成擊繫其酋普亮殺叛黨不可勝計於是成病上聞遣醫馳視又遣其孫賁勑勞問疾良已親率兵討清水江叛寇平之又剿臺羅蠻之復叛者俘戮幾盡旋師疾復作復命醫往視卒年八十有五成少壯履行陣挺身無前雖被創鉅必致俘獲料敵制變百不爽一略涉傳記嬌取其用身至大將不以富貴驕人在鎮之日嘗

人生祠祀之及卒吏民哀慟返葬於江都長子統先
卒子興祖嗣其世別見於勲封
何福洪武初以武功爲指揮使從征雲南再遷督府
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
年充平羌將軍代西平侯討平阿資二十六年討降
緬酋羅雄法二十九年擒殺定遠酋刀拜爛三十一
年擒永寧酋十八如加誅木櫳川亂魁刀干孟大破
其衆四萬斬首三千餘級討平畢節都勻諸囉進征
五開蠻建文初進同知靖難兵起福歷戰淮南北輒
敗成祖即位以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與其

爾總兵宋晟大同總兵吳高並爲舊人重將當是時
成祖欲格懷邊塞胡酋韃官有内附者皆授之官或
居京師或即居塞上地或置左右侍衛寵異之福所
節制處歸附爲多其屯田積穀亦多於諸邊帥賜勑
獎諭福更請令大臣協守上曰汝慮久掌番漢兵勢
重生讒耶老將也朕推誠相倚七年韃靼脱脱不花
把禿等率所部來歸凡八酋長止亦集乃遲回不至
上遣楊榮與福處置榮至福已撫諭遣之入朝上喜
即軍中封寧遠侯賜賚甚厚福素有勇略從車駕北
征乃數違法度羣臣有言福罪者福怏怏有怨言都

御史陳瑛劾奏之福懼自經死遂奪侯
張輔字文弼張玉子也封新城侯之明年交阯叛臣
黎季犛詭曰胡一元名其子曰蒼殺其三君挾詐積
朝命上命成國公爲征夷將軍輔爲副將軍統大兵
征之成國公卒龍州命輔總其軍諭曰昔者開平王
北征卒於軍岐陽文忠代爲將遂鼓所部滅此殘虜
將軍務力毋使多讓輔既至俘季犛蒼獻京師郡縣
其地進封英國公交阯殘孽阮師等復推簡定爲主
已別立其從子季擴推簡定爲僞上皇亦詭交人曰
陳姓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佩征虜副將軍印

發師與晟會遂擒簡定上赦季擴爲交阯布政使季擴陽奉順弄兵如故輔復率衆轉戰連年獲之遂命以征夷將軍留鎮輔用兵持重有遠略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交阯見大軍至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以故屢服屢叛最後季擴倚險荷花海立堡日麗自固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抵日麗大破之茶偈山季擴退守愛子江伏巨象數十後列人馬盡力抗我師輔鞭馬先進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吽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斬艾一什塡山谷崎徑

陰林下馬徒步兼程履險將校從者僅百餘人身與
賊遇殺其數千凡三下交南威震西南夷中會上北
征虜名還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密取決最後窮追
絕大漠不見虜請假之萬騎給一月糧必得之而是
時上已念旋師車駕崩榆木川與受遺詔輔有女弟
爲皇貴妃女侍東宮仁宗即位冊女爲敬妃進輔太
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羊二百羫酒五百瓶白粲千
斛使知經筵事監脩文廟實錄宣宗即位知經筵監
脩昭廟實錄重錫勳階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
且反使所親信人枚青謀輔內應輔毋令輔執青以

獻上親征漢付輔機事漢平賜予優渥會都御史顧
佐言請保全功臣若許解柄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楊榮朝夕論治賜璽書褒諭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
左柱國云何使朔望朝而已歲時寵錫有加宴會典
洽英宗即位仍知經筵監脩實錄賚予頻仍加勳號
輔上承太皇太后之命與楊士奇等同心輔政當海
內承平中外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名震四夷天
下想聞其風采其為人器度弘偉端重靜默臨事嚴
毅有斷門內肅穆外敬禮士大夫遠權勢去機變貴
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與列侯詣闕

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
未備序禮講學既無其地仁義法制又無其漸紀綱
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
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
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行且
作新於變漸次時雍陛下不可謂迂而不切也至於
下農貧戶多有死徙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
裨補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里胥度田高下不均瘠
鹵膏腴起科無別臣以爲莫若行授田均田之制兼
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

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以延天下之俊乂今內外百司捶楚胥屬甚於奴隷一爲下官肌膚不保宜使同寅協恭相守相序以重廉恥之節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其相爲不義則又何取夫義婦節哉此化原所繇也臣心欲言固不止此承奉忖量急於陳獻惟陛下少垂鑒納書奏留中已復陳太平十策上手持入顧其言頗迂上數稱縉奇才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溍奏縉索皂

山爲平安所殺成祖卽位贈涇國公諡襄敏懋結髮從父兵前行以靖難功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寧陽伯出鎭寧夏七年先後招徠降虜部衆三萬餘人牛羊駝馬十餘萬上皆賜降虜姓名居之寧夏韃靼平章都連等既歸復叛去懋率將士追擒之收其所部人口及駝馬牛羊四萬餘上悅遣使者卽軍中特進封爲侯所以賜予甚厚懋三從北征爲前鋒二十二年總陝西三鎭兵亘搗賀蘭山盡收也先土干部落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殿大軍仁宗卽位加太保與世侯宣宗初從討漢庶人復鎭寧夏懋脩髯

洪聲儀觀甚偉敬禮文士而在寧夏乃虛出倉糧自受其直乾沒贓罰金珠紵絲紗羅馬驢牛羊累萬令衛鎮撫以積出附餘米爲巳中鹽宣宗置不問英宗初虜阿台朶兒只伯等來寇懋進敗之黑山等處生擒斬首二百六十餘獲馬駝牛羊驢騾三萬五千有餘阿台朶兒只伯復來圍鎮番城懋與都督李安復戰敗之平川追及黑山指揮劉傑剸其賊首陳巾獲其樞密銀印生擒虜賊孛羅雲朶兒只伯追敗之久之劾罷削祿五年奉朝請十三年總兵討鄧茂七有功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

濬國公謚武靖

韓觀字彥賓虹人父成事太祖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鄱陽之戰成冠太祖冠衣太祖衣投湖水中以誤漢人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知追封高陽侯觀襲爲廣西衛指揮僉事陞都指揮使爲人勁悍忍刻紀律嚴明軍中無敢違令者蠻寇數出焚刦郡縣殺守吏觀捕獲必峻治之閒遣一二歸歸相告語皆膽落不敢復寇名還陞右軍都督同知無何充右副總兵征五開成祖卽位以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復鎮廣西永樂四年從征交阯有勞疾仁宗監國

遣行人太醫往問視九年復命鎮交阯十二年卒賜
祭賻及粟帛觀無子
吳允誠韃靼人舊名把都帖木兒成祖三年與其黨
倫都兒灰率所部五千餘人自塔灘歸附于宋晟上
大喜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賜姓名柴
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其餘皆爲指揮千百戶鎮撫
有差賜之冠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俾居涼州
給與牛羊孳牧隨來者戶與牛六羊二十令晟加意
撫綏自是韃靼部落聞風款至上所以待之並如允
誠六年從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虜功陞右軍都督其

年北虜相戕潰散允誠子荅蘭秉誠子別力哥顧率
精騎巡邏漠北其年允誠從北征擒寇虎保等迫脅
允誠所部同叛允誠妻與其次子管者及所部指揮
擒獲之成祖歸賜勅曰允誠之妻婦人而丈夫賜綵
幣十表裡米百石鈔四千貫羊百羫加陞管者爲指
揮僉事所部指揮皆厚賜之九年陞左都督與中官
王安追叛虜火脫赤至把力河獲虜人口馬駝牛羊
十年封恭順伯十二年從征沙漠還仍居涼州其卒
也遣官致祭有司治塋命荅蘭襲其職更名曰克忠
洪熙元年克忠以從征擒胡功進侯進管者爲廣義

伯正統九年克忠以擒虜喜峰口加太子太保十四
年車駕親征虜虜襲我後英宗使克忠拒後克忠與
其弟都督克勤子瑾極力禦虜虜據山巔矢石交下
官軍死傷殆盡克忠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
與克勤死之追封邠國公謚忠勇克勤亦贈遵化伯
謚僖敏瑾嗣天順五年與曹欽戰死追封涼國公謚
忠壯

金忠故名也先土干虜王子也在虜中以黠桀自豪
虜人悉畏下之成祖末年親征阿魯台阿魯台聞大
兵來悉鳥獸散獨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附上賜

以春秋耀甲士虜中無所得虜得也先土干則大喜
樹勞之賜之酒饌人人獻靴也先土干叩頭呼萬歲
退語所親曰大明皇帝眞吾主也舍此何適哉上思
所以旌異也先土干以風示胡人封也先土干忠勇
王賜姓名曰金忠宴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
輟予之宴罷復輟予御用金杯等物而遂班師上乘
馬途中忠一騎隨後顧問之而與之言已勑勞而譯
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垂之青史永遠
光耀爾明達天道卓然過之金忠聽譯訖復與其妻
子部屬叩頭呼萬歲師入居庸關上服衮龍金繡袍

乘玉花龍馬按轡徐行其日軍容甚盛金鼓旂旋連
亘數十里皆以得虜王子故金忠與其部屬從車駕
望見中外文武羣臣盛服導從下至緇黄之流耄耋
之叟四夷朝貢之使百十萬人駢跽道左懽呼迎駕
聲震天地竦目駴心謂中國大歎未曾有已上悉授
其部屬爲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凡六十餘人賜忠勇
王誥券金印朝服至于牢廩居第器用所賚予甚厚
其明年上復征虜忠勇王願領前鋒與寧陽侯深入
不見虜還仁宗即位諭吏部尚書蹇義忠勇王未有
進職虜人所諳惟三師爲重因加太子太保兼支二

俸奉朝請而已宣宗三年扈駕巡邊至會州請深入捕虜予兵數千或言忠此去不反矣數日俘斬首虜及畜產還宣宗大喜拊其背飲之酒曰卿朕金日磾也其明年進太保忠之來附也其甥把台從之來亦封忠勇伯賜姓名蔣信英宗陷虜信擁護爲多景泰中卒忠勇王謚僖順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爲人敦愼不妄交遊洪武中以進士授行人陞翰林簡討吏部員外郎扈從成祖北巡成祖使與中官達招諭西域出肅州嘉峪關歷哈烈撒馬兒罕等凡三年歷十八國宣布威德諸夷感

悅哈烈王沙哈魯等皆遣使隨誠入貢文豹西馬方物誠為西域記上奏詔付史館永樂十三年也既返命其明年貢使歸復遣與中官安貴勅護之還陞廣東叅議十七年陞叅政更與中官敬齋勅答諸國貢使尋乞致仕

郎曰太祖中原既定貽于孫子成祖之時四夷賔服豈徒然哉所以鞭笞招撫有其人焉予於諸公足以觀之

王彰　藺芳　王伯貞　史誠祖

王彰字文明鄭州人洪武末領鄉薦補太學生使山

東平羅康幹知名擢吏科源士明年華源士改給事
中進都給事中未幾改刑部員外郎超授山西叅政
永樂五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四方萬國朝覲貢賞
賚燕享無虛日彰與尚書鄭賜協恭奉職父喪去官
哀毁踰節鄉黨稱焉服除遷戶部陝西疫遣祀華嶽
還奏陝西及新安民鬻賣男女以償逋租甚可憫念
詔悉蠲逋官給楮幣贖所鬻人十年改右副都御史
事母至孝有遠方珍味馳獻然後敢嘗食念歸侍養
難於上請會有言周王欲反者上使兩御史從彰按
視且許彰過家壽母賜母冠服金幣時人榮之彰單

騎兼程入見周王曰人告殿下反上且發兵至臣奉勑來不敢不先聞王大驚長跪請教彰曰人告殿下反上不能無疑臣以事之未露也特來語殿下殿下欲釋上疑求自安莫若以護衛獻示自剪羽翼王色定如彰言彰立奏聞遂下令三護衛曰爾輩屬朝廷矣盡鳥獸散上聞大悅彰因道察有司治狀本州知州不善官理內求彰母彰入拜母母治食食彰以知州託彰曰有公法非兒敢私方彰對母丐適至母子丐食丐御史也微行詗事彰物色之驚曰向吾母求者公耶為御史當如此矣彰母以託知州不得惠

哭三日不食不言彰跪慰曰兒萬死顧不敢擅嘗
以聞上洪熙初陞右都御史巡撫河南既至待鄉舊
如平生至臨法雖親故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旱彰奏
停不急十餘事罷免貪暴官吏九百餘人招徠流亡
幾五萬家發庫賑之捕斬盜賊妖人居一年河南大
治宣德元年勅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三年卒于
官

蘭芳夏縣人倜儻淵略有大節讀書通古今洪武中
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出知吉安府
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仁明廉潔愛民禮士會改

重慶吉人思慕難其繼者芳至寬厚持大體庭無留牘吏無所容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煎煉朝廷遣官覆視其人既至父老訴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子弟不能安枕而邑有無窮患芳曰銀冶誠有乎皆曰無但聞故老云宋時有奸民妄言竟坐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黍稷寧當見有之太守疑我言詣闕男子在此請令指說其處芳顧問告者禁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因言其生平罪狀告者惴慄芳曰無恐罪在赦前獨銀冶有無耳告者卽叩頭民愚昧素貧困誠不耳鄉人擧

衣美食不一齒我妄意禍之以至於此死罪死罪太
守民父母何以生之芳立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
老言宋時銀冶事輒不及詳率意上陳今詢邑長老
皆云無言人人同臣不敢不實對同官畏不署芳曰
奉命守土非爲民乎天子仁聖芳請獨任之卽自署
奏同官不得已强署上亦罷芳布衣蔬食事母至孝
日所行事毋命夕陳於前有不當誚讓之尋坐謫辦
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以才遷都水主事督浚河南
河渠所經縣輒疏聞不便事禮更薦芳超陞本部右
侍郎卒吉安人思慕賢守輒言朱藺朱藺繼藺芳者

宣德中有陳本深本深鄞人爲政寛簡擒治寇盜有功爲監察御史程富所掩富内遷本深竟不言吉安人留本深十八年民有訟者不須告狀名至榻前口理其曲直士人有佳慶爲本深置酒輙往歸攜其果餌啗而小兒久之廨前民有女及笄本深嘆曰是家女吾見其初舉今已字尚可留投牒告老吉安人久久思之

王伯貞名泰以字行泰和人王導後也宋有贄爲禮部侍郎相繼有顯伯貞父子與博學有詩名太祖聘講書擢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弟子啓以御史知

崇慶州洪武中詔舉賢才縣用伯貞應詔試治經稱
旨除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雷州上疏請拯鹽法
防海寇復寇準所開舊渠溉民田還改工部試主事
以丁憂服闋赴京後期謫戍安慶永樂初用薦起知
瓊州伯貞寬厚長者風度凝遠中懷曠如其爲政使
民向善而已不拘以文法崖州黎忿鬬衛將欲兵之
伯貞不可曰彼自相仇耳未曾寇城邑殺良民也衛
將不從使視之則果相仇罪其賊首數人黎人遂安
瓊賦故以給衛兵其田歲三穫衛兵率一時索足民
急不能輸則以貨貸而抑減其貨直伯貞與約三穫

三輔之嘗大旱民禱弗應伯貞躬禱雨遂沾治因大
脩學舍口授生徒奬勵開諭瓊學舉進士爲多伯貞
在郡十有六年流民來歸萬三千餘人嶺南治行推
伯貞爲首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不絕服闋改知歷
慶未任而卒繼伯貞者徐鑑亦有惠政卒于瓊民奉
伯貞鑑主祔祭蘇軾之廟事有不平往訴若官府然
與伯貞同時又有鄭楙中者晉江人以太學生擢[illegible]
鄉知縣寛恕廉慎按擊豪猾吏民爭訟者委曲[illegible]
或未悟令之退思莫不感服既卒吏民像祠之[illegible]
縣令亦首楙中伯貞子直吏部尚書直子積以

爲翰林簡討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中令汶上守己公廉勤於撫字興學化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增編戶十四里□嘗欲遷汶民數百於膠州誠祖奏留之秩滿民萬人赴闕請借紓曹令加濟寧知州銜仍理汶事上遣錦衣偵之見其釜有炊糜甑無斗粟衣冠粗敝懸掛開因賜白金楮幣織金紗衣二襲加四品服俸在凡二十九年家於汶其卒也百姓塟於邑城南歲時祀焉

郎曰二王若藺閎通物情不求稜異專集民安先民

之選也朱仲智陳本深徐鑑鄭彬中史誠祖皆古所謂循吏而吾邑志佚彬中名士君子湮没可勝道哉

胡儼　陳璉　王俑　吳勤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未冠知名博極羣書其作文之法得之同里熊釗而釗得之虞集者洪武中鄉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以内艱去服闋改長垣乞便地就養改餘干三歷縣學皆有師法惇行身先不言而生徒自化建文初薦陞桐城令賦役勾攝專意便民鑿桐溪水引渠溉田暇日勸課諸生學宫歲凶出捕蝗遇餓夫命里胥給藥食全活之既去邑人以生配

邑祠副都御史練安薦可大用名至京會成祖卽
位與解縉等七人被選入直授翰林簡討尋陞侍讀
儼在上前應對從容審度而進反覆切暢上傾心焉
陞右諭德兼侍講以外艱去尋奪情授國子祭酒上
親征虜儼以祭酒兼侍讀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北京明興海內混一肇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
勵衿紳至于永樂五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
夷賓服瑞應洊至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
鵲玄兔神獅瑞象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
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于

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
鋪張洪庥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爲文
章事核辭醇沖融雅贍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
疾乞休賜勑曰卿以文學事我太宗皇帝首居翰林
繼陞諭德輔朕春宮未幾陞掌監學先皇帝尊寵儒
者與儒者遘遇聖明皆至盛矣卿居太學不數載復
名入翰林職史事劾勞實多繄朕嗣位篤念舊人卿
以疾不見者數月昨命侍皇太子講讀乃聞衰疾日
臻用是惻然特進卿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
郷已勑戸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令侍卿終身卿其

端志坦懷以恤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副朕始終
禮待之意儼平生不頫仰取權倪處事精審惟恐妨
人有不合之言即引退不與辯其爲祭酒二十餘年
林居二十年皆與學者孳孳講習年八十餘卒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從其邑人黃勣授書勣梧州訓導以博洽
聞洪武初以舉人爲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
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教甚加敬禮秩滿陞國
子助教永樂閒爲巡狩平胡二頌及鐃歌鼓吹以獻
上雅知璉文學近臣更薦其治才名試優等擢知許
州未幾代還知滁州所至用儒行爲治少見譽發令

衆悚恐乃更寧之以寬成祖巡幸北京所過諮訪郡
邑治行皆言璉最名使扈從滁人群詣乞留陞揚州
知府掌滁如故賜綺衣楮幣禮部宴餞給驛還治璉
在滁再九年陞四川按察使滁人脩璉醉翁亭與歐
陽脩王禹偁並稱其按察四川存大體不細碎人自
不欺宣德中以執法非璉所長召還改南京通政使
專掌國子監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名南京禮部左
侍郎又五年引年致仕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
學知名士大夫求文者足相躡所至考德問業翰林
學士林誌服其精洽拜以爲師語人曰陳公當今司

馬君實也家有萬卷堂四方學士求觀者必館穀焉

王偁字孟敭永福人父翰故爲元潮州路總管高帝聞其賢聘之自刎死時偁方九歲翰友吳海撫而教之洪武中領鄉薦爲國子生陳情養母母卒居喪柴骨欒欒既合葬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以薦授翰林簡討進講經筵修永樂大典時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集闕下者數千人惟偁學博思深解縉第其人品文章當在蘇子瞻之列每擬薦之自代偁壁立千仞常有抗皋浮雲之志遇知己與談吐凌駕超越視餘子瑣瑣不啻卧之地下以此名譽雖彰謗亦隨之既

坐罪謫交阯坐解縉事逮繫獄竟卒獄中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父師尹元名進士爲永豐丞元
亡與解子元同時佐義兵勤與弟仲謹皆弱冠負文
武才人稱吳氏二鳳國初兵下吉安叅謀郭子章素
有詩名一見歎如平生即署爲泰和令以親辭洪武
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特除武昌府學教授
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以例去官楚昭王聘爲
子師禮遇最久蜀德二王書幣交致永樂初名脩太
祖實錄改開封府學教授周定王亦厚禮之至開封
之又明年卒勤學問該博老而不勸爲文章渾厚雅

則詩歌工敏善行楷書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姊
盡敬教育孤姪如巳子遇賓客故人傾倒達旦軒髯
銜杯豁如也道誘後進罄厥底藴於親故及名賢之
後汲汲奬借士子咸樂親之罷教授歸生徒奉贐一
無所受曰諸賢勉進不懈勤受惠矣時誦佛經學者
疑而質之泫然曰先母遺命非敢微福楚府紀善貝
翺聞之歎曰尹和靖之孝也勤自號匡山樵者晚更
號匡山翁
郎曰成祖在位重文學之臣而胡儼陳璉王偁吳勤
皆以文章著偁坐意氣太露遂不得令終

周新　陳諤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嘗獨呼新新遂爲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洪武己卯科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爲冷面寒鐵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界見群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鑰一小鍥識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大市市巾布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名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法屍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

曰其寺僧殺人乎而究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旦取無有也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亢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鬨按察使來共迓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人驚錢塘令葉宗行者有廉操新微行其廨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少許出明日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

入而哭之哀槩宗行華亭人以求賢舉上疏言蘇松水患宜疏濬海河道禁民私作垻堰上命從夏原吉往理事冗擢錢塘知縣賦訟均平民無冤獲浙人號宗行錢塘一葉清姚夔孝廉其不擾古循吏人有遺新新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不也當此之時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作威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涿即捕繫千戶涿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既至抗聲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悅問左

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
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
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新
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冤繫聞之皆喜奸徒
猾吏則戰甖落膽又稱生悶羅云初新未遇時其妻
縫縟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内譏新妻荆布如野婦
蕭慚其内客新沒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楊信
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及也
時賻新妻以月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會葬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

奏事聲響甚大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初上每呼爲
大聲秀才謗爲人剛介亦能恢諧嘗以直諫觸禁上
命坎瘂之露其首謗謂瘂者曰吾今夕乃爲大覺所
苦瘂者問故謗曰叱嗟■不知耶朝廷瘂人當以甕
令速死耳瘂者如其言■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
科都給事中亡何與同■奏事忤旨落職罰葺象房
同事者倩人爲之皆畢功降職去謗無錢可倩手治
之數日不了適駕至問誰也知爲謗念其戇直命復
官數年閒凡部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
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誤衝太子駕竟不問頃之有

白烏乳庭樹諤以獻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亡何出爲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冤獄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藩選輔導廷臣推諤上亦問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爲輔導當易得聞過起爲荆府長史久之與王不協除鎮江府同知以老乞歸卒

郎曰周新陳諤梃然官下而諤更持稜不刓然亦一逐衆爲烏獻予傳諤而國初廉陛之間亦一奇也諤仕内外大小無常職今人當擇官而爲之矣